

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● 美英法德卷

法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罗治华 吕伟 选编



1

07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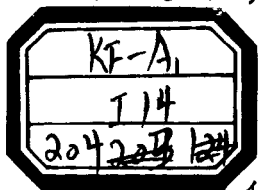
1

I14/065-24.1.2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美英法德卷

97.5.1

法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

(1)

夕治华 吕伟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法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(1) /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. — 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美英法德卷)

ISBN 7-81029-447-4

I. 法…

II. 罗…

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875 字数: 8.4 万

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15000册

全卷25本 总定价: 100.00元

(每本4.00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如此世界	伏尔泰 (1)
玄妙的杰作	巴尔扎克 (17)
无神论者做弥撒	巴尔扎克 (49)
改邪归正的梅莫特	巴尔扎克 (69)

如此世界

巴布克所见的幻象——巴布克记

伏尔泰

在掌管天下万国的神灵中，伊图里埃位列一等，专管上亚细亚部门。有一天他降落人间，到阿姆河畔大月氏人巴布克的住处，对他说：“巴布克，波斯人的疯狂与放荡引起了我们的愤怒：昨天管辖上亚细亚的诸神举行会议，决不定对波斯波利斯^①是加以惩罚，还是把它毁灭。你往那城中走一遭，全部考察一下，回来给我一个忠实的报告。我根据你的报告，再决定对那城市或者惩戒，或者毁灭。”——“可是，大人，”巴布克诚惶诚恐的回答，“我从来没到过波斯，一个人都不认识。”天神说：“那就更好，你不会有所偏袒。上天已经赋予你鉴别力，我再给你一项神通，使你能叫人信赖；你只管四处去走走，去看，去听，留心观察，不用害怕；你到处会受到很好的款待。”

巴布克便跨上骆驼，带着几个下人出发。过了几天，在森纳尔平原附近遇到波斯军队前往迎击印度军队。巴布克先打听一个掉在后面的士兵，和他攀谈，问他两国为何交兵。小兵说：“凭着所有的神明起誓，我一点不知道。那也不关我事。我只晓得为了要活命，不是杀人，就是被杀，替谁当差都没关系。或许我明天就投入印度军营，听说他们的粮餉

比这该死的波斯军队每天多发半个铜子。要知道为什么打仗，你去问我的队长吧。”

巴布克送了一份小小的礼给那个兵，走进营盘。不久他结识了队长，问他战争的宗旨。队长说：“我怎么知道呢？这个好听的宗旨跟我有何相干？我的家离开波斯波利斯有好几百里。听到开仗的消息，我立刻丢下家属，照我们的习惯，跑来找个发财或送命的机会，好在我没有事做。”巴布克说：“你的同伴不比你懂得清楚些吗？”军官回答：“不，为什么互相残杀，只有我们几个大都督才真正明白。”

巴布克觉得奇怪，去见一般将领，和他们混熟了。其中一个终于和他说：“这场战争使亚洲受了20年难，起因是波斯大帝的一个妃子手下有个太监，和印度大帝某衙门中一个小官儿起了冲突。所争的权利大约值一块波斯金洋的1/30。印度的宰相和我们的宰相，都很严正的维护他们主人的权益。争执变得激烈了。双方各派100万大军出动，每年还得征发40多万人补充。屠杀、焚烧、破坏的城镇，糜烂的地方，越来越多；生灵涂炭，而战祸方兴未艾。我们的宰相和印度的宰相屡次声明，他们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人类谋福利。每次声明过后，总多几个毁坏的城市和遭难的省份。”

下一天，听到和议即将成立的风声，波斯的将军与印度的将军迫不及待的下令进攻，杀得血流遍野。战争的祸害与丑恶，巴布克全看到了；他目睹一般将领的策划，都是想尽方法要叫自己的统帅打败。他眼看军官们被手下的士兵杀害；士兵们把快要断气的同伴勒死，为的是抢他们身上血肉狼藉、溅满泥浆的破布。他走进伤兵医院。因为波斯王出了高俸雇用的救护人员惨无人道，玩忽职守，大半的伤兵都死

了。巴布克叫道：“这些人还是野兽？啊！波斯波利斯一定要被毁灭的了。”

巴布克这样想着，进入印度军营。正像伊图里埃早告诉他的，印度人招待他和波斯人一样好。但使他毛骨悚然的同样的暴行，他也全部看到。“噢！噢！”他心上想，“倘使伊图里埃天神来诛灭波斯人，印度的神灵也应该诛灭印度人。”接着他访查两军中的详细情形，听到许多慷慨豪爽、仁爱侠义的行为，使他又惊又喜，叫道：“不可思议的人类！这许多卑鄙的和高尚的性格，这许多罪恶和德行，你们怎么能兼而有之呢？”

和议成立。两军的将领没有一个得到胜利，单单为他们的私人的利益叫那么多人——他们的同胞——流了血；那时各自到朝廷上争功邀赏去了。公家的文告庆祝和平，一致宣称德行与福祉已经回到人间。巴布克说：“感谢上帝！纯洁的风气经过洗涤，今后要常住在波斯波利斯了，它决不会趁那些恶神的心愿遭到毁灭的，咱们赶快奔往那座亚洲的京城去吧。”

他到那座伟大的京城是打老城门进去的：一片的野蛮景象，粗俗可厌，叫眼睛看了受罪。城里这个区域，整个儿脱不了当初兴建时代的气息。因为虽则人家一味厚古薄今，初期的尝试无论在哪方面都是简陋的。

巴布克混在人堆里，他们都是些最肮脏最难看的男女，神气痴呆，赶往一所阴森森的大屋子。巴布克听着连续不断的嗡嗡声，看着忙忙碌碌和有人掏出钱来买座位的情形，以为是个卖草垫椅子的市场。不一会他瞧见许多妇女跪在地下，装做眼睛直勾勾的望着前面，暗中却瞅着男人，才明白

原来他进了一所神庙。好些又尖又嘎，又粗野又不调和的嗓子，在天顶下面发出口齿不清的声音，活像皮克塔弗平原上的野驴听见吹了牛角号而与之呼应的叫声。巴布克掩着耳朵；但看到几个工人拿着铁子锄头进庙，他恨不得连眼睛鼻子也一齐堵住。工人们掀起一块大石板，掘出臭气四溢的泥土往两旁扔，然后拿一个死人放下坑去，盖上石板。

巴布克叫道：“怎么！他们把尸首埋在敬神的地方！怎么！他们的庙基底下都铺满了死人？怪不得波斯波利斯常常受瘟疫之害。尸体的腐烂，加上这么多人挤在一处的臭秽，大可毒害全球呢。啊！该死的波斯波利斯！大概天神们的意思是要毁了它，造一所更好的城市，叫一般比较干净而唱得好一些的百姓去住。上天自有道理，由它去安排吧。”

太阳的路程走了将近一半。巴布克要到京城的另外一头，上一位太太家去吃饭，她的丈夫是军官，托巴布克捎去几封家信。巴布克先在波斯波利斯绕了几转，看见一些别的神庙，建筑比较好，装饰也更体面，坐满了一般文雅的人，传出悠扬悦耳的音乐。他留意到许多公共喷泉，尽管地位不当，却是壮丽夺目；有几处广场上立着铜像，纪念波斯前朝的几位贤君，在别的广场上他听见群众嚷着：“什么时候才会有我们爱戴的君主呢？”跨在河上的几座雄壮的大桥，宏伟而方便的河滨道，以及两岸的宫殿，巴布克看了都赞叹不已。他还欣赏一所极大的建筑：打过胜仗，受过伤的成千老兵每天在那儿礼拜战神^②。最后他到那位太太府上，太太请了一批上等人做陪客，等他吃饭。屋子很干净，陈设华丽，菜肴精美，女主人年轻，貌美，风雅，殷勤，宾客的风度也跟她不相上下。巴布克时时刻刻心里想着：“这样一所可爱

的城，伊图里埃天神想要把它毁灭，简直是跟大家取笑了。”

可是他发觉，那太太开头很多情的向他打听丈夫的近况，晚饭终了的时候，她更多情的和一个年轻祭司谈话。巴布克又看见一位法官，当着妻子的面热烈的拥抱一个寡妇；而这度量宽宏的寡妇一手勾着法官的脖子，伸出另外一只手让一个很俊俏很谦恭的青年市民握着。法官的太太第一个离席，到隔壁小房间去招待她的精神导师^③。这导师本是约好来吃饭的，但迟到了。他极有口才，在小房间内和法官太太谈得那么恳切，那么动人，太太出来时眼睛湿了，脸上上火，走路不稳，连说话都发抖。

巴布克开始担心，伊图里埃天神的主意或许是对的。因为他有叫人信赖的神通，当天就参透女主人的秘密。她告诉他喜欢那年轻祭司，又向他担保，说波斯波利斯城中家家户户都跟她府上的情形相仿。巴布克断定这样的社会是维持不下去的；嫉妒，反目，报复，会把所有的家庭闹得天翻地覆；每天都要有流泪与流血的事；做丈夫的一定会杀死妻子的情夫，或者被情夫所杀。他觉得伊图里埃有心毁灭一座灾祸连绵的京城，的确是件好事。

他正想着这些不祥的念头，门上来了一个人，容貌严肃，穿着黑大氅，恭恭敬敬的求见年轻法官。法官既不站起身子，也不对来人瞧上一眼，只是神态傲慢，心不在焉地交给他一些文件，打发他走了。巴布克打听来客是谁。女主人轻轻的说：“他是本地最高明的一个律师，研究法律有 50 年了。我们这位先生只有 25 岁，两天以前当了司法大臣；他要审理一件尚未过目的案子，叫那位律师做一个节略。”巴

布克说道：“这糊涂青年向一个老人请教，倒也聪明；可是为什么不让那老人当法官呢？”——“你这是开玩笑了，”有人回答巴布克，“在低微的职位上辛辛苦苦干到老的人，从来爬不上高位的。这位青年官职很大，因为他父亲有钱。我们这儿的审判权是跟分种地一样花钱买的。”巴布克嚷道：“噢！竟有这样的风俗！噢！这个倒霉的城！不是黑暗到极点吗？花钱买来的法官，他的判决一定是按着价钱出卖的；这地方简直腐败透了。”

他正在表示痛苦和惊奇，一个当天才从队伍中回来的青年军人对他说：“为什么你不愿意人家买法官做呢？我带着2000人去跟死亡相搏的权利，就是买来的。我今年花掉4万金洋，为的是裹着血衣，一连30夜躺在地下，后来又中了两箭，至今还觉得痛呢。既然我倾家荡产，去替我从未见过的波斯皇帝当兵，法官要享受一下南面听讼的乐趣，当然也该花点儿钱了。”巴布克听着气愤，把这个标卖文武官职的国家暗中定了罪。他不假思索就断定了，这国内决没有人知道何谓战争何谓法律，即使伊图里埃不加诛戮，腐败的政治也会把这些人断送了的。

巴布克对他们的轻视越发加深了一层，因为来了一个胖子，跟众人随便打了个招呼，走近青年军官，对他说：“我只能借给你5万金洋，因为全国的关卡今年只给我赚到30万。”巴布克打听这个抱怨赚钱赚得这么少的人是谁；人家告诉他，波斯波利斯一共有40位无冕之王，订了租约，包下波斯帝国，收来的税只消缴一部分给王上。^④

饭后，巴布克走进城内最壮丽的一所神庙，坐在一群到

这儿来消闲的男女中间。高台上出现一位祭司，讲了半天善与恶。他把无需分析的道理分作几部，把明白了当的事有条不紊的加以证明，把无人不知的东西教给大众。他很冷静的装作很激动，讲完了，满头大汗，上气不接下气。全场的人醒过来，自以为受了一番教育。巴布克说：“这个人用足功夫叫二三百个市民受罪，但他心意是好的，不能作为毁灭波斯波利斯的理由。”

从这个集会出来，巴布克被带去参加一个群众庆祝会，那是360天天举行的。地方像神庙，庙堂深处有一座宫殿。^⑤波斯波利斯最美的妇女和最显赫的大臣都整整齐齐的坐在那里，场面非常好看，巴布克开头以为这就是庆祝会了。一会儿，两三个像国王与王后一般的人物在殿前出现，他们说的话与民众说的大不相同，平仄协调，音韵铿锵，词意高雅，精妙绝伦。没有一个人打瞌睡，大家听着，寂静无声，只偶尔有些感动与赞美的表示。关于人君的责任，爱护道德的热忱，情欲的危险，他们都说得精辟动人，使巴布克听着下泪。他断定他所听到的这些男女英雄，国王王后，准是国家任用的宣教师。他甚至想劝伊图里埃来听听他们，满以为这样一个场面必定能使伊图里埃回心转意，永远和波斯波利斯的市民言归于好。

庆祝会散了，巴布克立刻想去看看那位主要的王后。她刚才在华丽的宫中宣扬过高尚与纯洁的道德。巴布克托人引见，介绍人带着他打一座狭小的楼梯走上三楼，进入一间家具简陋的寓所，碰到一个衣衫破烂的女人，神气又庄严又凄怆的对他说：“这营生还养不活我呢，你所看到的许多国王中间，有一位让我怀了孕，不久我就要分娩，我没有钱，而

没有钱就不能分娩。”巴布克送她 100 金洋，心上想：“要是波斯波利斯只有这个缺点，伊图里埃也不该生那么大的气。”

当下他又到一些商人那儿消磨了一晚，他们卖的都是华丽而无用的玩艺儿。带他去的是他相熟的一个聪明人。他挑喜欢的东西买了，人家对他礼貌周全，卖的价钱却大大的超过原价。回到家里，朋友告诉他人家如何如何欺骗他。巴布克把商人的姓名记在字版上，打算叫伊图里埃惩罚全城的那天特别注意。正写着，有人敲门：原来那商人亲自来送回巴布克忘在柜上的钱袋。巴布克嚷道：“你既然不知羞耻，卖给我的小玩艺儿敲了四倍的价钱，怎么又会这样诚实这样热心呢？”商人答道：“城里稍微有些名气的生意人，没有一个不会把你的钱袋送回的，但说我把货卖多了四倍价钱，那是人家骗你了，我卖多了你十倍的钱，你一个月以后再想出售，连这 1/10 的钱还卖不到。可是这也很公道，这些无聊东西能有价值，全靠人的好奇心。靠了这好奇心，我才能养活我手下的上百工匠，我才能有一所体面的屋子，有一辆方便的车和几匹马。也靠了这好奇心，我们才能繁荣工业，培养趣味，发展贸易，增加民间的财富。同样的小玩艺儿，我卖给邻国比卖给你还要贵，而在这一点上，我是对国家有益的。”

巴布克想了一会，把商人的姓名在字版上抹掉了。

巴布克不知道对波斯波利斯作何感想，决定去拜访祭司和学者，因为学者是研究智慧，祭司是研究宗教的。他只希望他们能替其余的人补救一下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到一所修道院去。院长向巴布克承认，因为许了清贫的愿，他每年有

10万进款。由于许了谦卑的愿，他有很大的势力。然后院长把巴布克交给一个小修士陪去参观。

修士正把忏悔院的富丽堂皇的内景指点给巴布克看，外边却纷纷传说他是来整顿全体社团的。他立刻收到各修院的申请书，内容无非是：保留本院，解散一切别的组织。听他们的辩护，所有的社团都有存在的必要，听他们相互的控诉，全部应该解散。巴布克很佩服，居然没有一个社团不想为了感化天下而独霸天下的。一个矮小的候补修士对巴布克说道：“救世大业眼看要完成了：詹尔杜斯特已经回到世界上，女孩子们都在预言，还叫人用钳子夹着身体，用鞭子抽着屁股^⑥。所以求你保佑我们对抗喇嘛。”——“怎么，”巴布克问，“对抗那个住在西藏的喇嘛吗？”——“是的。”——“难道你们跟他打仗不成？你们可是在招兵？”——“不是的，但喇嘛说人是自由的，我们不信；我们写小册子攻击他，他不看；他还不大听见人家提起我们呢；他把我们定罪的方式，就好比一个家主叫人在园里子扑灭树上的青虫。”^⑦这些自称为明哲之士的荒谬，出家人的阴谋，提倡谦卑与抛弃名利的人的野心，骄横与贪婪，使巴布克气得发抖，认为伊图里埃要毁灭这批贱民真有道理。

回到家里，他叫人买些新书来排遣心的苦闷，又请几个学者吃饭，借此散散心。来的人比请的多了两倍，好像黄蜂受了蜜的吸引。这些清客忙着吃喝、讲话。他们只称赞两种人，死了的人和他们自己。对当代的人物，除了饭局的主人以外，从来不赞美。他们之中谁要说了一句妙语，别人就低着头，咬着嘴唇，恨自己不曾说得。他们不像祭司那样隐

藏，因为野心的目标没有那么大。每人千方百计想争一个跟班的职位和大人物的名声。彼此说些侮辱的话，自以为语妙天下。他们对巴布克的使命略有所闻。其中一个放低着声音，要求巴布克害一个作家的性命，因为5年以前此人对他没有恭维到家。另外一个要求断送一个市民，因为此人看了他的喜剧从来不笑。第三个要求消灭学士院会员，因为他想进学士院而始终进不去。吃完饭，他们孤零零的各自回家，因为除了在请他们吃饭的财主家里，他们都势不两立，彼此不说话的。巴布克觉得让这批蛀虫在大毁灭中送命并无多大害处。

巴布克打发他们走了，念了几本新书，觉得和那般客人的气息一样。尤其使他愤慨的是那些恶意中伤的报纸，趣味恶俗的记载，全是在嫉妒、卑鄙和饥饿的指使之下写出来的。还有那欺善怕恶的讽刺，专门敷衍老鹰，糟蹋白鸽；还有枯燥无味的小说，描写的都是作者不认识的妇女[®]。

巴布克把这些可厌的著作统统丢在火里，晚上出门散步。有人介绍他去见一位年老的学者，不在那些箴片之列的。这学者从来不与俗流为伍，识得人性，也与世人交接，说话很有见识。巴布克很痛心的和学者提到他的所见所闻。

贤明的学者回答说：“你看到了一些要不得的文字；但是每个时代，每个国家，每个方面，总是坏的多如牛毛，好的寥寥无几。你招待的是一批学究的渣滓；因为每个行业中间，总是最没资格出场的人老着面皮出现。真正的贤者安分守己的隐在一边，只跟同道来往。值得你一看的人物和书籍，我们还有。”他这么说着，来了另外一个学者。两人的谈话都很有趣味，使人得益，毫无成见，又完全合乎礼仪；

巴布克不能不承认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议论。他轻轻说道：“这样的人，伊图里埃天神是不敢冒犯的，否则他也太狠心了。”

巴布克对学者之流是回心转意了，对其余的人始终怀着怒意。那个和他谈话的贤者对他说：“你是外国人，无数的弊端涌现在你眼前，而隐藏的好事和有时就从那些弊端中来的好事，你都错过了。”巴布克这才知道，学者之中有的并不嫉妒，祭司中间也有德行高卓的。末了他领会到，这些庞大的社团看上去在互相倾轧，走着同归于尽的路，其实倒是很有益的组织。每个祭司的团体，对于敌对的团体都有约束作用。虽则他们在某些意见上分歧，但提倡的都是同样的道德，他们都在教导民众，也都能够服从法律。好比家庭教师监督家长的孩子，家长又监督着教师。巴布克接触了好几个这样的人，看到了一些圣洁的心灵。他打听到连那些要讨伐喇嘛的疯子里头，也有些伟大的人物。^⑨最后他疑心，波斯波利斯风俗人情很可能和城中的建筑物一样，有的教他看了可怜，有的使他赞叹不已。

他对那学者说：“我早先以为那些祭司是危险分子，现在我明白他们很有用处，特别在有一个贤明的政府，不让他们变得举足轻重的时候。但你至少得承认：你们一般青年法官才学会骑马，就买上一个司法官的职位，他们在庭上一定会蛮横无理到极可笑的地步，也要偏枉不公到极腐败的地步。还不如把这些职位免费派给老法学家，他们已经把是非曲直衡量了一辈子了。”

学者答说：“你没有到波斯波利斯，先看到我们的军队。你知道我们的青年军官打仗打得很好，虽然他们的职位是买

来的。也许你会看到我们的青年法官案子也判得不差，即使他们的审判权是花了钱买的。”

下一天，大理院正要判决一件重要的案子，学者带着巴布克去了。案情是大众皆知的。所有发言的老律师，主张都动摇不定，援引了上百条法律，没有一条针对案子的关键。他们从四面八方看问题，没有一个方面看得真切。律师们还在迟疑不决，法官们却很快的定夺了。他们的判决差不多是全体一致的。他们判得很好，因为根据理性的指示。律师们的辩护不行，因为他们只请教书本。

巴布克由此推断，弊端中间往往有些很好的事。他本来对于金融家的财富非常愤慨，那天却看到这财富也能产生善果。皇帝需要款子，用普通手段半年还张罗不到的，靠金融家的力量，不出一小时就凑齐了。巴布克看到由地面上的露水凝成的大块的云，变了雨水还给土地。并且这些新兴人物的子弟，受的教育往往比旧家子弟更好，他们的能力有时还高明得多。因为有个精明的父亲，并不妨碍儿子成为一个公正的法官，勇敢的军人，能干的政治家。

巴布克不知不觉原谅了金融家的贪心，他们其实未必比别人更贪，而且对社会还是少不得的。他宽恕了为要打仗要审判而不惜倾家荡产的愚蠢，这愚蠢产生了伟大的法官和英雄。他不再责备学者们的嫉妒，他们之中有的是教育大众的人，他对野心勃勃、玩弄手段的祭司也回心转意了，他们大德多于小疵。但巴布克还有许多抱怨的事，尤其妇女们的放荡以及由放荡造成的祸害，使他不胜忧虑。

因为他想把各色人等看透，叫人介绍去见一位大臣。一